

# 陈薪伊:在莎翁的戏中看见自己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 种下一颗戏剧的种子

1954年,由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问世。17岁的陈薪伊走进新华书店,花了半个多月的工资,买下了这套书。当她把几十本书牢牢地捆在自行车后座,骑车回家的时候,心里突然生出一个念头:说不定将来我也可以成为戏剧家。尽管此时的陈薪伊离戏剧舞台还很远,但她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她读的第一本是《奥赛罗》。读不懂的地方,就查字典,她一直记得父亲说过的话:开卷有益,一时读不懂没关系,关键是要去读。

19岁时,陈薪伊考上了陕西省话剧团,成为一名话剧演员。她盼望着有一天能上台扮演《奥赛罗》中纯洁美丽的苔丝德蒙娜。

那时候的她常常把莎士比亚想象成一个严肃的老头,因为她最心爱的那套书的封面上就印着那个形象。“我当时还不十分理解这个‘老头’,不知道他对人性的了解其实是那样深刻,对爱情的理解是那样有趣。”

1978年,40岁“高龄”的陈薪伊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中戏导演系录取。正式研读莎士比亚后,她才逐渐理解了莎翁的精神。“可惜呀,那时候我已人到中年,体形也微微发胖,在台上扮演梦想中的苔丝德蒙娜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就找机会导演莎翁的戏,把他的理想美展现在舞台上。”陈薪伊说。

两年后,陈薪伊终于如愿以偿第一次导演了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是《麦克白》中的一个片段,她的同学李保田饰演麦克白,另一位女同学演麦克白夫人。

毕业前夕,老师决定《麦克白》为全班的毕业大戏,陈薪伊不仅担任导演,还是演员之一。“演麦克白夫人的时候,我感到浑身震颤,第一次感受到悲剧的力量,它让人恐惧,也让人在恐惧中觉醒。”陈薪伊说,“这次的毕业大戏是让我

对话

**解放周末:**这是您导演的第五版《奥赛罗》,为什么在疫情期排这部戏,而且要排全女班?

**陈薪伊:**莎士比亚的一生中,先后遭遇过多次重大的瘟疫。他出生时就遇上了一场大瘟疫,他被母亲带去附近的村子避难,才活了下来。多年后,莎士比亚所在的环球剧场又因为瘟疫而陷入困境,但他的才华并没有因为剧场的关闭而埋没,还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任何时代都需要莎士比亚,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当今的世界,也可以从他笔下的角色中看见自己,《奥赛罗》也不例外。

创作全女班的念头,对我而言也是由来已久的。奥赛罗的悲剧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不会因为性别的改变而改变。女性中的奥赛罗有很多,女性中的伊阿古就更多了。我在开排这个戏的时候,问过9位女演员,你们身边有伊阿古这样的人吗?她们几乎异口同声说“有”,可见这个人物形象是经典的。

**解放周末:**伊阿古是一个非常出彩的角色,您如何理解这个人物?

近日,由著名导演陈薪伊执导的全女班话剧《奥赛罗》,正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上演。在《奥赛罗》的排练场上,贴着这样一句话:“什么是巨人?巨人即是海洋”。在陈薪伊看来,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巨人的作品,每个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获得思考与智慧。



全女班《奥赛罗》剧照

图片由上海人民大舞台提供

终身受益的一次功课,从那一年开始,我就决定把莎士比亚作为我终身的教科书。”

## 在悲剧中看到人性的幽默

1985年,陈薪伊进入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工

作。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将于翌年举办的消息传来,陈薪伊递交了一份排演《奥赛罗》的计划。团长看后立即拍板,给这部戏拨款一万元。陈薪伊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再一次研读《奥赛罗》的剧本,她决定回到中戏向孙家琇老师请教。“孙老师跟我讲了一个有关莎士比亚的传说。他曾经爱上过一个女子,但这个女子最后背叛了他。莎士比亚感到非常痛苦,于是把人物倒过来,写了《奥赛罗》。传说的真假难以考证,但听了这个故事再加上对《十四行诗》的阅读,让我对《奥赛罗》以及莎士比亚的精神世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古往今来,关于奥赛罗悲剧的原因争论不休,但陈薪伊认为,这些都不能概括这部悲剧的崇高价值。她从奥赛罗爱的起点出发,向他的内心深处开掘。“奥赛罗的悲剧就在于对他所追求的美丧失了信念,在伊阿古掀起的风暴中,他像一叶迷舟被大风吞噬,这位追求美的英雄为了毁灭美的罪人,悲剧是从这里开始的。苔丝德蒙娜代表着美的信念,而伊阿古则使奥赛罗动摇了自己的信念。”陈薪伊在二度创作中把焦点对准奥赛罗经历的心理风暴,展现出他心理空间的三个层次:理想的层次、世俗的层次与黑暗复仇的层次。

1986年,《奥赛罗》在上海上演时,大获成功,演员们在热烈的掌声中连续谢幕六七次。陈薪伊坐在观众席中,突然觉得这是一部“喜剧”。她说:“我在这个悲剧中看到了诸多英国式的幽默,人性的幽默,也是无奈的幽默。”

写出好的戏剧的。  
**解放周末:**您是一位京剧爱好者,在此次的《奥赛罗》中您采用了一些京剧的表现形式。京剧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有哪些共通点?  
**陈薪伊:**从主题上来讲,京剧和莎士比亚的戏都有高台教化的意义。在故事结构上,两者也有绝妙的相似之处,它们常常是先把故事讲给观众听,唯独剧中的主角与对手不知道,观众在观演时的焦点就变成了关注人物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不单单是事件发展本身。

就我个人而言,莎士比亚是一本有关文学和戏剧精神的教科书,而京剧则是一本戏剧表现样式的教科书。京剧有唱、念、做、打、舞多种表演方式,有许多夸张和变形的艺术手段,比如胡子不叫胡子,而是髯口,除了表明角色的身份、地位和年龄之外,还能表现他内心的感情,是角色内心世界的物化,水袖、高靴、盔头等都是如此。我认为京剧对人物的刻画以及对人物的表现力是非常精彩的,莎士比亚的文学是全世界顶尖的,而优秀的交响乐也是艺术的瑰宝,我想把这三种元素在舞台上融合起来,让这部戏更出彩。

## 莎士比亚与京剧有相通之处

**陈薪伊:**莎士比亚在《奥赛罗》中用了几乎50%的台词,塑造了伊阿古这个艺术形象,他是一个丰满的丑角,在数百年的戏剧史上始终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吸引了各国历代的诸多男演员。在有些国家的演出中,扮演伊阿古的演员和扮演奥赛罗的演员并列男主角。也有专家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坏蛋。

我希望这个形象给观众的不仅是一种恐惧感,而是想引起观众的思考。文艺复兴时期有两种思潮,一是人文主义,就是清明的理智和巨大的激情相结合的人性,这种人性是最理想的。那时还有一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是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伊阿古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两种人性的冲突构成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冲突的本质,也就是莎士比亚说的:还原真善美的本来面目。在这场生命之火熄灭的悲

剧中,我希望观众感受到,虽然生命是渺小的,但理想却是伟大的,人间虽然有邪恶,但美是永恒的,这就是我们呈现这部戏的目的。

**解放周末:**您把莎士比亚视作您艺术生涯的教科书。您为什么说他的作品还有治愈作用?

**陈薪伊:**莎士比亚的戏可以让人变得智慧,会让观众获得一种极大的激情,同时又会让人冷静地思考。我一直都在学习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像一座金矿,取之不尽,随便读一段台词,都觉得有所收获。我认为他有的时候还能治病,就像英国作家约翰逊所说的,谁要是被那些捏造出来的荒唐故事弄得头昏眼花,就该读一下莎士比亚。因为他的作品中永远有对人性的解剖和对美的赞美,而那些不研究人性、不研究人的心路历程的作者,是没有办法

艺闻

## 他的音乐给电影以灵魂

■ 吴桐

7月6日,意大利电影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于罗马去世,享年91岁。莫里康内曾为超过500部电影创作配乐,曾创下一年为27部电影配乐的惊人纪录,代表作包括《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美国往事》《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黄金三镖客》《西部往事》等。2007年他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成为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作曲家。2016年,他凭借昆汀·塔伦蒂诺的《八恶人》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

莫里康内出生于罗马,6岁就开始作曲,12岁进入罗马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学习。他崭露头角是在意大利导演莱昂内的《荒野大镖客》《黄昏双镖客》《黄金三镖客》三部曲中。粗犷潇洒的小号主题,辽远而漫不经心的口哨独奏,戏谑的男声合唱,独树一帜。莫里康内的配乐,成了“意大利式西部片”的标志。

莫里康内和导演莱昂内是小学同学。莱昂内曾说:“音乐不可或缺。因为我的电影就像默片,有太多对白,音乐强调了行动和感受。在电影拍摄之前,我会让莫里康内先创作音乐,他的音乐构成了剧本的一部分。”莫里康内和莱昂内最后一次合作,是1984年的电影《美国往事》,配乐极具戏剧性与感染力。

另一位和莫里康内合作多年的大导演是朱塞佩·托纳多雷。托纳多雷1988年导演的《天堂电影院》,曾获得戛纳评审团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天堂电影院》里最著名的配乐,是片尾那首《爱的主题》。当成年后的主人公托托独自在影院观看阿尔弗雷德留给他的那盘剪辑的时候,这段旋律开始至终伴随,不知不觉中,观众和剧中人一样热泪盈眶。实际上,这段配乐来自莫里康内的儿子安德烈亚之手,莫里康内只在最后做了细微调整。父子合作造就经典,也传为佳话。

自《天堂电影院》后,莫里康内和托纳多雷开启了长达30年的合作,托纳多雷的名作《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配乐都由莫里康内操刀。“时空三部曲”的电影配乐,也被看作电影史上难以超越的里程碑。

导演昆汀·塔伦蒂诺也是莫里康内的粉丝。他曾在1994年拍摄《低俗小说》时就邀请莫里康内为电影创作音乐,却吃了闭门羹。直到2015年拍摄《八恶人》时,塔伦蒂诺的心愿才终于达成。

当时,87岁高龄的莫里康内仍充满冒险精神,恐怖悬疑的音乐风格与塔伦蒂诺的西部片风格影像混搭,独具一格。当有人问他如何做出好的音乐时,他给出了一句话:“忠于自己,不要模仿他人。”

四史教育

99个瞬间  
新上海成长史  
99 Moments of Shanghai

影像展



预约须知

工作时间可拨打

联系电话:021-63510135

展览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816号解放日报社A2楼